三家詩遺說考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 二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一

補 禮記樂記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初學記二十一

喬樅謹案此語說郛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九困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與初學記同可證也

詩氾厤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毛詩正義一

〔又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穎達曰〕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同上

喬樅謹案革政舊譌作改正神舊譌作辰今並據郎顗傳訂正四始五際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又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後漢書郎顗傳集注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喬樅謹案臧氏鏞云孟康引詩內傳當是齊詩內傳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顗傳注引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誤臧說是也蓺文志載齊詩后氏故二十卷齊詩后氏傳三十九卷后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

後漢書郎顗條便宜七事曰臣伏惟漢興目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厤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厤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李賢曰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汜厤樞辰在天門而釋之曰亥又爲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

書郎顗傳引詩氾厤樞及注引宋均云云始知辰字是神之譌困學紀聞所採巳是譌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之語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爲譌字也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可與宋均乾據天門之說相發明又翼奉傳注孟康引詩傳於卯酉午亥外加戌爲五際又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喬樅謂詩正義亥又爲天門句當作戌亥之間又爲天門文義始足詩三朞之法詳見齊詩翼氏學疏證

〔顗〕又上書曰天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補〕易林萃之賁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

〔補〕又困之萃申酉敗時陰慝萌作

〔補〕又姤之歸妹將戊擊亥陽藏不起君子散亂大上危殆

〔補〕又巽之比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

喬樅謹案易林此語皆與詩緯及郎顗說合

補又噬嗑之坤甲戊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咸逢出生各樂其類達性任情

喬樅謹案此與翼奉齊詩說五性六情義同

補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後漢書張純傳

補詩緯曰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索隱

補鹽鐵論詔聖篇王道衰而詩刺彰

補班固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漢書禮樂志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

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喬樅謹案怨刺之詩起古今人表以爲在懿王時

鹿鳴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

喬樅謹案齊詩說以鹿鳴爲刺司馬遷淮南子王符蔡邕高誘並據而用之鄭君注禮用齊詩故解與諸家不同

補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補鄭駁五經異義曰此詩之意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為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

喬樅謹案詩正義云或以為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為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

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據鄭駁異義云云是君召臣明矣孔氏所引或說即鄭所駁之異義也許君五經異義蓋據魯說王逸楚詞章句云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蔡邕琴操亦云傷時在位之人不能是魯說或以鹿鳴爲喻羣臣相呼以成君禮鄭用齊說故據以駁許君耳

補易林師之比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饑乏同人之蹇剝之之蹇益之恒同

喬樅謹案同人之蹇末句作不離邦域

補文升之韓白鹿呦鳴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鼓瑟吹笙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補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

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以周行爲周之列位義與此

異禮注據齊說而詩箋又用魯訓也魯說以爲大

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故歌詩以

感之庶幾可復言欲維賢是用置於周之列位也

語見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

喬樅謹案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詩示作視箋云視古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恌孔疏云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云示民不偷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證

以宴樂嘉賓之心

補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非鹿鳴之

所樂賢也

喬樅謹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其說鹿鳴詩無刺辭殆亦用齊義與

四牡

詩氾厤樞曰四牡在寅木始也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四牡騑騑周道郁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補禮記少儀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

補漢書地理志詩周道郁夷

喬樅謹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如此師古注云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喬樅謂韓字是齊之誤攷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金谷集詩秋胡詩石闕銘注並同又天台賦注引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據諸所引是韓詩作威夷不作郁夷班志引詩以證郁夷此據齊詩之文如引齊詩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可

證并用韓詩也師古襲舊注之語謂齊詩作郁夷而轉寫誤作韓詩耳臧氏琳經義雜記以作郁夷者爲齊詩其說無據

補 勿林旅之漸透迤四牡思歸念母王事靡盬不得安處渙之復同

喬樅謹案透迤即倭遲與郁夷威夷皆一聲之轉焦氏透迤四牡之語蓋本齊故以透迤爲郁夷之訓義歟

補 漢書叙傳民用作歌

是用作歌

皇皇者華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棠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補禮記中庸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

自近者始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釋文云湛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是三家今文竝作耽字帑毛詩釋文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音孥禮記釋文云帑本又作孥

補 鹽鐵論取下篇妻子好合

伐木

補 易林訟之解伐木思初不利動搖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補 易林坤之比出於幽谷飛上喬木同人之坎同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補易林夬之震君明臣賢鳴求其友顯德之政可以履事

神之聽之

班固答賓戲文神之聽之

釃酒有䣋

補後漢書馬援傳擊牛釃酒

喬樅謹案玉篇艸部藇酒之美也詩云釃酒有藇亦作䣋又酉部䣋美貌亦作藇顧野王以詩亦作䣋字是據魯齊之異文毛詩釃酒有藇釋文不言

韓詩字異蓋與毛同作藇也廣韻八語云醧酒之美也亦作藇語卽本天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補易林訟之井天壯肥牡惠我諸舅內外和睦不憂飢渴

無酒酤我

補漢書食貨志詩云無酒酤我

喬樅謹案志載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

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詩
吕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
誠是吕疑而弗食曾匡說以酤爲買與毛傳一
宿爲酤義異鄭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
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亦據三家之義所
毛也

民之失德乾餱吕愆

補漢書宣帝紀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或禁民不
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
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吕愆○補師古曰言

人[illegible]德不相飲食則闕[illegible]之事爲過惡也

喬樅謹案[illegible]古此注與毛詩[illegible]箋不同蓋襲齊說

之交

〔又〕薛宣上疏曰　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illegible]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喬樅謹案薛宣之辭與孝宣詔書合攷薛君家東海郯人與后蒼同邑其所習當爲齊詩孝宣受詩東海澓中翁亦當爲齊學故述此詩大旨相同也

天保

詩汜厤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卯天保也

吉圭爲饎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

喬樅謹案周官蜡氏注云蠲讀如詩吉圭惟饎之

圭圭潔也賈疏云毛詩潔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

不同攷毛詩作吉蠲爲饎傳云吉善蠲絜也賈疏

引作潔蠲潔字乃吉之　又大戴禮諸　譌也

篇盧辯注引詩說同

礿祠烝嘗于公先王

補禮記王制注　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之
四時祭宗廟上

采薇、

補易林睽上　上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
懷憂

喬樅謹案易林咸之渙云上　[illegible]促急君子免憂與
此詞意不同攷漢書匈奴傳言懿王時戎狄交侵
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刺之班書皆據齊詩
易林所云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者亦據齊詩之說
其咸之渙文或轉寫舛誤耳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漢書匈奴傳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挍勘記云石經初刻作曰後改日作日非也箋云豈不曰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鄭意是曰字喬樅謂毛本或作曰三家實作日師古漢書注云豈不日日相警戒乎以日日釋日字是其顯證也玁狁毛

詩作玁狁釋文云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

顏古今人表懿王穆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

昔我往矣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補鹽鐵論備胡篇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今戍邊郡者絕域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

喬樅謹案莫之我哀毛詩作莫知我哀

出車

補漢書匈奴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目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喬樅謹案毛敘以采薇出車杕杜並爲文王詩齊詩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爲宣王詩義各不同漢

書古今人表以怨刺詩爲懿王時又以南中與召虎方叔張中並列第三等次周宣王世皆據齊詩之說

僕夫況悴

王逸注楚辭引易林大過之損過時歷月役夫憔悴

喬樅謹案毛詩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

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赫赫南中玁狁于攘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南中列上之下次周宣

王世毛詩中作仲

補鹽鐵論繇役篇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 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補漢書衛青傳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彭彭衆車聲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

喬樅謹案詩箋云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師古匈奴傳注言[illegible]乃[illegible]去北方安靜乃築

城以守與詩箋義異蓋用舊注之說本三家詩義

也

漢書叙傳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喬樅謹案攘毛詩作襄齊詩與毛字異陸氏釋文

云襄本或作攘謂三家之文也

雨雪載塗

補 易林復之蠱雨雪載塗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補 鹽鐵論論誹篇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執訊獲醜

補 漢書宥与傳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illegible]醜惡

補 禮記王制鄭注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

杕杜

補 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

喬樅謹案據鹽鐵論是齊詩之說以杕杜及采薇

同爲刺詩與毛叙杕杜勤歸之義迥異矣

日月陽止

補 董仲舒雨雹對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西京雜記

期誓　至而多爲恤

補 易林益之鼎期誓不至室人銜恤

喬樅謹案期誓毛詩作期逝傳云逝往也文與齊異

魚麗

補 儀禮鄉飲酒鄭注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物多酒

旨所以優賢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物其多矣

喬樅謹案儀禮釋文麗本或作離麗離古通物多

酒旨義見前

補易林睽之小過魚麗思初

喬樅謹案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而焦氏以爲思初者按鄭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魚麗思初蓋誦古之篇非造之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illegible]】儀禮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鄭注】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亡復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

信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編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賈氏禮疏云之時未　毛傳以爲也　孔子前之

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必知戰國及秦之世者以子夏作序具序三篇之義明其詩見在毛公之時亡其辭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

由庚

補 儀禮鄉飲酒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六者皆小雅篇也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喬樅謹案賈氏疏曰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公續序義與南

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時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陸氏詩釋文云此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首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喬樅謂據儀禮笙間篇第次先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與六月詩序合知孔子編詩之時其次第本然毛公以其辭亡使笙間三篇者相從爲類故鄭君謂非孔子之舊也今依儀禮爲編次之如此

南有嘉魚

詩已燕樂旨嘉魚在已

儀禮鄉飲酒鄭注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累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補易林離之中孚有嘉魚驚䓊取遊魴鱮詠利來无憂睽之泰同

喬樅謹案易林困之晉遊作䱎　作鯉　詠作瀾瀾文有小異又說文魚部云烝然䱎䱎　艸部　罩作䱎亦三家之異文式燕魯詩　見列女

傳據鄭注言與之燕樂字作燕則知詩文亦毛

同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纍本亦作藟據鄭注言賢者纍蔓而歸之是齊詩文不從艸作藟

嘉魚說見前

南山有臺

[illegible]儀禮鄭注詩｜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

燕友賢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

欲其名之長也

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壽考南山多福

只君子德音不已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君𠈌禮注言又欲其名德之長謂此

不已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補易林晉之大有蓼蕭露瀼君子龍光鳴鸞噰噰 福祿

來同恒之箋同

壽考不忘

林賁之豐壽考不忘

樅譁業此句又見漢書禮樂志

福攸同見上易林

喬樅譁業噰噰毛詩作雝雝賈誼新書引詩

作又嚮嚨噰與焦氏易林合是魯齊文同

補 易林屯之鼎湛露之歡三爵畢恩說之恆同人之離同

補 又訟之既濟白雉羣雊慕德貢朝嘆盛之恩使盛得

惟

喬樅謹案毛叙以湛露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三

之說蓋與毛同

六月

補漢書匈奴傳宣王興師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

功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補易林益之井六月騤騤各欲有望尋征未裝候待旦

明

喬樅謹案齊詩之小雅文也此句惟後二句[illegible]來

未裝候時　此明未裝之時出車詩文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箋言召御者使裝載物而往是謂載爲裝也太元元錯云裝候時與易林束裝候時語意正同

獫允孔熾我是用戒

補　鹽鐵論繇役篇詩云獫允孔熾我是用戒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

喬樅謹案毛詩我是用急鹽鐵齊詩之文與毛氏異盧氏文弨云戒當作急故爾雅釋言悈急也悈之音戒與棘通

兮毛傳棘急也崔靈恩集注 [illegible] 是其證也郝

氏懿行云悈者心之急也悈 [illegible] 勑又通作革文

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蒼頡篇云革戒也戒即悈

字之省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補 易林未濟之 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伐 [illegible] 及方與周

爭彊元戎其駕以安我王

喬樅謹案匪度毛詩作匪茹箋云茹度也蓋用齊

詩申毛之義易林末句本又作衰及夷王攻後漢

書西羌傳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夷王爲…世獫狁已內侵中國其後益熾遂…夷王雖亦命將率師而於獫狁之…能攘逐詩言獫狁匪度云云蓋歷溯前事見其恣…也

將帥

補漢書匈奴傳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毆之

故天下稱明

補班固燕然山銘元戎輕武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補】鹽鐵論繇役篇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漢書敘傳薄伐玁狁恢我朔邊

喬樅謹案薄伐玁狁二句又見衛青傳引詩

文武吉甫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

【補】易林豫之萃飲御諸友所求大得小畜大過同

【補】易林賁之頤炰鱉膾鯉

張中孝友

補易林離之旅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小過之未濟同

僑樅謹案古今人表張中列上下次周宣王世毛詩作張仲中仲古字通用

補又小過之未濟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季叔孝友飲酒

僑樅謹案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並載有張仲簠銘五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賓饌具召飲張仲受無疆福諸友飧飤具飽張仲畀壽馬

瑞辰曰盤銘言諸友與詩飲御諸友合盤蓋因此時得與燕飲作也易林云張仲季叔孝友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也廣韻云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也

采芑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詩汎歷樞曰午采芑也

瑞辰按鹽鐵論未通篇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

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白虎通用齊詩是齊韓說同此云二十與戎事據齊詩之說與齊韓義異

補漢書李廣蘇建傳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方叔列上下在第三等

車攻

補易林履之夬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

喬樅謹案鼎之隨第三句作反行飲至

補班固東都賦嘉車攻

四牡孔阜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補易林解之否鳴鑾四牡駕出行狩合格有獲獻公飲酒

補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

決拾旣次

補儀禮鄉射鄭注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

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歛也所以蔽膚歛衣也○又士喪禮鄭注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佽

喬樅謹案周官繕人注引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鄭仲師兼傳毛詩而周官解詁所引詩決作抉佽作次與毛詩文異則注周官時尚用三家之詩也毛傳訓佽爲利鄭箋云佽謂相次比是據三家之說以攺毛義陸氏詩釋文決本又作決或作抉同古穴反佽音次說

文子利反云便利也說文蓋从毛傳鄭君禮注引詩當本作㳄字後人轉寫乃從毛作佽耳

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補禮記緇衣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鄭注允信也展誠也

吉日

補班固東都賦采吉日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

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喬樅謹案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六情者謂公正寬大廉貞陰賊貪狠姦邪也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伾伾俟俟

補 說文人部俟大也从人矣聲詩曰伾伾俟俟

喬樅謹案毛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薛君章句平子用齊詩據西京賦羣獸駓騃之語是齊詩文與韓同說文所引蓋據齊詩之文也毛詩釋文儦本作麃又作𤟤

趨也廣雅云行也儦伾一聲之轉故古人通借用之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 二之二

自川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二

鴻雁

詩氾歷樞曰鴻雁在申金始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漢書蕭望之議曰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庭燎

之損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

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宣王嘗夜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怠政而庭燎詩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爲中興賢主也又剡之大有第二句作追嗣日光

鶴鳴

補易林師之艮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隨時

鶴鳴于九皋

補易林无妄之解鶴鳴九皋處子失時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補易林明夷卦他山之錯與[illegible]爲仇歸妹之頤同

祈父

詩氾厤樞日酉祈父也

補易林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己傷不

及毋小過之離同

予王之爪牙

補 漢書叙傳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補 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姝

補 班固西都賦幽林穹谷

儀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在彼穹谷爲證然孟堅是用齊詩西都賦此語當本齊詩之文穹谷毛作空谷字與齊韓不同

黃鳥

補易林乾之坎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

一

喬樅謹案此詩鄭箋以爲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據焦氏所言詩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答故欲復其邦族也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蓄

補易林巽之豫黃鳥采蓄既嫁不答念吾父兄思復邦

國

一

喬樅謹案毛詩言採其蓫釋文云蓫本亦作蓄據易林言黃鳥採蓄是三家文皆作蓄曹植七啓云霜蓄露葵李善注曰毛詩我行其野言採其蓫蓫與蓄音義同也焦氏說本齊詩以我行其野與黃鳥爲一時事故并舉之如六月采芑吉日車攻之例也

斯干

喬樅謹案漢書翼奉傳云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乃上疏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本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必有五年之畜然

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詩爲證攷劉向楊雄諸家所稱魯說皆以斯干爲宣王儉宮室之詩蔡邕又舉斯干詩以證遷都之事並與翼奉說合

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

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漢書藝文志〕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補 班昭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喬樅謹案曹大家女誡首章即述此詩之義皆據

齊說也

無羊

牧人乃夢衆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

漢書藝文志詩載衆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

吉凶

喬樅謹案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說衆乃螽字

之省馬瑞辰亦以說文螽爲蝗之或體公羊文二

年雨螽于宋何休解詁曰螽猶衆也螽即蝗多爲

魚子所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日暴率

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爲魚是其證也此詩牧

人夢螺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衆惟魚矣與旐
惟旟矣相對成文

節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喬樅謹案此詩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語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傳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惟毛詩連南山爲文耳董子說以節爲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是齊義與毛氏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補禮記大學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

為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與董子義同赫赫師尹二句又見緇衣篇

補春秋繁露山川頌曰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節視也義與毛殊今據董子山川頌言成其高云云引節彼南山為證是齊說亦以節為高大之貌也

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爲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爲衆庶所瞻仰

喬樅謹案伏理以齊詩授成帝見後漢書伏湛傳

補漢書敘傳民具爾瞻○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不爲善乎深責之也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用齊詩義師古漢書注亦據舊解述齊詩之說故詞意略同

補 後漢書郎顗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節彼南山詠自周詩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補 鹽鐵論散不足篇孔子讀史記喟然而嘆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天方薦𤳎

補 說文田部𤳎殘薉田也詩曰天方薦𤳎

喬樅謹案今本說文作𤳎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薉

字段氏據集韻類篇補之說文引詩兼採三家此所引作薦嗟字與毛殊毛詩釋文遵下不載韓詩異文則韓同毛也茂蔑同之訓蓋本齊詩據此足與董子爭田之說互相證明

尹氏大師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補漢書律麻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言尹氏君大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

喬樅謹案鈞毛詩作均傳訓均爲平也均鈞古今文之異史記周本紀引書呂刑其罪惟均作惟鈞魏大饗碑戛督均臺之饗鈞作均是其驗已師古注云執持國之權量與毛義異蓋本舊註齊詩之訓天子是毗句又見漢書敘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盧辯注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補禮記緇衣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鄭注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人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用齊詩義與箋說不同周官八成有以版圖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爲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訟故傷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毛詩作誰秉國成無能字

四牡項領

補易林噬嗑之歸妹項領不試

嘉父作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嘉父列中上嘉父毛詩作家父魯詩文與齊同

正月

正月繁霜

補　易林晉之蹇正月繁霜

喬樅謹案毛傳正月卽夏之四月鄭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焉瑞辰曰按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

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廹促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攷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末章曰天天是椓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見其極貧也而首章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爲急恒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蓋聽屬水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

水失其時而有恒寒之異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蓋本韓詩喬樅謂馬據漢志所引五行傳證明此詩正月繁霜之異其說甚碻其以劉向封事所言爲本之韓詩則非也攷漢志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又夏侯勝傳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是五行傳實傳自

夏侯始昌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即夏侯所推之傳向乃集而論之故漢書傳贊云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封事所陳皆本五行傳語非本之韓詩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后蒼事夏侯始昌通詩禮翼奉又事后蒼治齊詩
奉爲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始際皆推本五行
以著天人之應鄭君此箋蓋用齊詩之說爲解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敘文云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惟號斯言有倫
有迹哀今之人胡爲虺蜥
補 鹽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
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

刁哉故政覽則民親上政嚴則民謀主聖人知之是以

務恩而不務威

喬樅謹案局蹐魯詩作踡蹐毛詩釋文於局蹐下

言局本又作跼局跼古今字之異說文走部云趚

側步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與魯韓毛文異

蓋據齊詩趚蹐古相通用說文疒部以𤵸爲古文

㾓字是其明驗鹽鐵論作蹐後人順毛改字耳又

說文虫部云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與鹽鐵

論引同皆據齊詩也

補 荀悅漢紀王商論獨智不咨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

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

喬樅謹案說文訓趚爲側步卽荀悅不敢投足之義今漢紀仍作蹐字此後人順毛改之耳玉篇走部云趚小行貌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今作蹐

攷說文足部云踦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踦許氏趚踦兩引詩語蓋兼採三家異文玉篇趚下引詩即本之說文顧野王不見齊詩故以詩趚字爲今作踦也蜥作蜴者亦後人順毛改字毛詩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氏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即蜥之或體

補易林坤之師謂天蓋高

補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謞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

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天〻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
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
倫有迹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讀號爲呼號之號董子以號
爲名號與箋義異據此知齊詩之義蓋以局趚于
訛言之相誣陷嫉時是非倒置邪說害正故陳此
義以爲刺也董子又云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
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
不可以相讕已說皆本之此詩迹毛詩作脊蓋古
文之叚借故傳訓脊爲理玉篇迹跡也理也倫亦

與迹同義說文倫一曰道也小爾雅迹道也荀爽
易注云綸迹也是倫又與綸通

補 後漢書左雄上疏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
畏吏如虺蜴也

喬樅謹案尒疋以虺爲蝮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
故畏之左雄此說本齊詩之訓與鹽鐵論政嚴云
云語意正合鄭君詩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別
爲一義與此說異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補 記緇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鄭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據齊詩說與毛詩傳箋義異爾疋釋言仇仇傲也郭注以爲傲慢賢者攷廣雅釋言执执緩也王氏疏證云集韻执执緩持也执执通作仇仇緇衣注言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與廣雅同義蓋本于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則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義爲疏矣

或滅之

敘傳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若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

喬樅謹案此亦本詩義為說以王氏比之禍水也

周褒姒滅之

易林大畜之姤赫赫宗周光榮衰滅

又臨之小畜　后在側屏蔽王目搔擾六國

漢書敘傳　昏淫於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

班固幽通賦震鱗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周○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也文選注○師古曰謂褒姒也

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

易林泰之同人多載重負捐棄于野予母誰子但自

勞苦 師之姤同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補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鄭注孔甚也

昭明也

憂心慘慘 之為虐

補 鹽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引詩文同

姻孔云

補易林咸之无妄婚姻孔云睽之家人同

十月

補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

喬樅謹案孟康說五際稱齊詩內傳云云知其所習爲齊詩也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之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動于皃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毛詩正義

補 後漢書馬嚴上封事曰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

喬樅謹案嚴爲文淵兄子文淵習齊詩則嚴承其家學亦當爲齊詩也

補 又郎顗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淸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補 又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

戒以告人君

喬樅謹案孝公說十月之交詩與齊家諸說大旨並同是亦習齊詩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後漢書左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荀悅漢紀六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

喬樅謹案告魯詩作鞫鞫亦告也見玉篇告鞫一聲之轉故通用齊辭與毛文同曷疑不之誤諸所引詩皆作不字

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補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傳是齊詩之傳也司馬彪續漢志言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續父馬嚴爲援兄子伏波父子並習齊詩者當亦傳其家學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

詩含神霧曰爗爗震電不常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

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初學記二十〇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

補 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詩所謂爗爗震電不甯不令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喬樅謹案李尋說詩與翼奉丁鴻義同皆齊詩之學也

補 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當反作其時無歲

喬樅謹案開元占經一百二引京氏曰人君承用

節度卽雷風以節之暴行威福則奮霆乙人足證
此詩所言是應刑政之大暴郎顗之說義亦猶是
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
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毛詩正義

補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 閩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
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川水漂涌
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甯不令百川

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喬樅謹案齊詩四始以水爲首即李尋之說所本也

補 易林晉之困高岸爲谷陽失其室

補 又明夷之比深谷爲陵衰者復興

皇父卿士皮惟司徒家伯惟宰仲術膳夫掫子內史橜惟趣馬隅惟師氏

補 漢書古今人表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術內史掫子趣馬橜師氏萬並列下下

案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諸人列幽王褒姒之後與齊說不合錢詹事大昕以爲中有傳寫錯亂非其舊也人表史通以爲馬續撰隋志以爲曹大家撰

喬樅謹案此所引皮術趣萬皆齊詩之文故與毛異惠氏棟云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注言今文皆爲藩鄉射禮皮樹中注言今文皮樹爲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惟司徒又據古今人表云太宰冢伯是家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喬樅謂冢伯是家伯之譌家氏姓也春秋桓十

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其明證術與述同古又通作允亦通作聿禮記祭義而術省之漢張表碑方伯術職此古人以術爲述字詩文王聿修厥德傳云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詩大雅聿懷多福箋亦云聿述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作允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驗又漢書五行志注引詩橛惟趣馬蓋據傳注齊詩文而古今人表仍作蹶此後人轉寫順毛改字宜爲訂正萬曾詩作踽見潛夫論本政篇

補 易林萃之蒙家伯爲政病我下士

【補】又漸之井家伯妄施亂其在官

喬樅謹案此言家伯爲政足見宰爲大宰非宰夫矣先鄭司農周官宰夫注引詩家伯惟宰謂此宰夫王肅述毛以宰爲小宰皆與齊詩義異

剡妻煽方處

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　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並毛詩正義

案毛詩豔妻煽方處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此篇剌厲王豔妻厲王后號[illegible]淫於色七[illegible]皆用

后髮寵方熾之時並以言妻黨盛之而行之甚也
敵夫曰妻正義云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
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孫毓
毛詩評同評云竊以褒豔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
焉若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
之謂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鄭
箋於義爲安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說此篇毛
韓詩作豔魯詩作閻則作剡者齊詩也正義以皇父
家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剡拔剡姓周有剡子二代後
尚有剡姓元有剡節見仇氏萬姓文宗明武宗

官教諭見之 石志剡姓可稽者如此

後漢書左雄 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

案雄疏上言幽厲下不宜專指褒姒褒豔當作褒剡猶谷永之稱褒閻也閻妻本出魯詩詳漢書谷永傳顏注剡妻見於中候本出齊詩學者多聞豔寡聞剡故後漢書因依毛詩改爲豔而不知剡字之本于齊詩也

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補易林乾之蠱悲無辜背憎爲仇蒙之萃謙之復恆之艮同

補又解之節下民多孽君失其常

喬樅謹案毛詩噂沓釋文云韓詩作䜱䜱魯詩亦與韓文同見劉向引詩知三家今文皆作䜱又毛詩噂沓釋文云　文作僔云聚也攷說文僔噂二字皆引詩則作僔者亦三家之異文

昊天

補易林乾之臨南山昊天刺政閔身蒙之萃謙之復恆之艮同

喬樅謹案此詩篇名毛敘作雨無正韓詩亦與毛同今據易林說則知齊家即以昊天爲篇名以首

句浩浩昊天之語也或據易林謂本昊天作八大以下篇小弁當之其說非是第五句昊天疾威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旻 俗本作弁天誤也釋文云弁窗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陸孔所從本各異而孔說為長是昊之作弁易以形近致譌焦 以南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即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刺政閔身刺政承南山而言謂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也閔身承昊天而言謂若此無罪薰胥以鋪也

不慮不圖

補漢書叙傳不圖不慮

喬樅謹案不毛詩皆作弗魯詩文與齊同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補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淪胥是後人改從毛詩非次公之舊文也據漢書晉灼注知齊魯韓皆作薰胥

漢書叙傳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喬樅謹案毛詩淪胥傳云淪率也帥率字通是毛

與三家文異而義則同也

小雅

謀猶回穴

【補】班固幽通賦畔回穴其若茲兮○曹大家曰回邪也

穴僻也

喬樅謹案文選幽通賦回作迵李善注引韓詩曰謀猶迵穴又潘岳西征賦事回泬而好還李善亦引韓詩曰謀猶回泬攷毛詩釋文云回遹音聿僻也韓詩作歘義同然則李善注非也孟堅用齊詩漢書載幽通賦作回穴是齊詩之文安仁西征賦

作回泬盡本魯詩李善不見齊魯二詩故皆引韓
詩爲譌意以回迴字同穴泬　爲韓之異文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補禮記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注猶道也
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衰世解於齊戒而
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
詩以爲刺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補鹽鐵論復古篇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

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

補 班固幽通賦 廸先民之所程

或悊或謀

補 漢書敘傳 或悊或謀

奇從謹案悊毛詩作哲傳以明哲爲訓與齊詩字異攷說文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悊或从心又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則悊哲二字義各不同哲或从心此古人假悊爲哲字耳師古不知悊字本齊詩引鄭箋言有知者有謀者爲解與班固語意不

合敘傳云叔孫奉常禮義是創或悊或謀觀國之光禮義卽禮儀謂通創漢代之禮立一王之儀也通傳言通爲朝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則以悊訓敬與孟堅引詩之意始合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補鹽鐵論詔聖篇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補春秋繁露郊祀王為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念昔先人為異

補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

喬樅謹案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為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為文王之詩攷毛傳訓先人為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卽陳文王之德禮記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補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以待饔食

喬樅謹案豫之章作以待雉食雉字疑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補禮記中庸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補大戴禮立孝篇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補易林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

我孔明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補鹽鐵論五刑篇法令衆人不知所辟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政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補漢書刑法志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

喬樅謹案服虔云鄉亭之獄曰豻豻即犴字毛詩作岸古文之假借韓詩文與齊同握粟出卜者按

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槃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蓋所以酬卜耳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補 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文選十四

小弁

補 易林訟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

所爲中孚之井家人之謙同

【補】又豐之鼎讒言亂國覆是爲非伯奇流離恭子憂哀巽之觀同

喬樅謹案易林語與漢書傳贊合皆據齊詩爲說漢書馮奉世傳贊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案詳玩此贊文義小弁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言蓋舉首尾以包中二人也否則文法偏枯矣據此班亦以小弁爲伯奇作班用齊詩是三家同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補禮記月令鄭注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見上

巧言

補易林隨之夬辯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鄭注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餤徐本作鹽攷郊特牲而

鹽諸利注鹽讀爲鹽正義云鹽豔聲相近十月之
交豔妻尚書中候作剡是聲近通假之驗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補禮記緇衣小雅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鄭注匪非
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
君勞之詩也

喬樅謹案恭毛詩作共釋文云本又作恭禮記釋
文止恭爲其字又載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秩秩大猷聖人謨之

補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曹大家曰謨謀也猷

道也言人當謨先聖人之道文選注○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漢書注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云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喬樅謂師古漢書注引巧言詩爲證正作大繇此據舊說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篇非用小雅也李善說非是繇猷字與猶同猶繇古通禮記檀弓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秦人猶繇聲相近爾雅釋詁繇謀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卽繇也古今字耳謨毛詩作莫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案爾雅釋詁漠謨同訓爲謀後漢書文苑

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補 春秋繁露玉杯篇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喬樅謹案毛詩忖本又作寸馬瑞辰曰說文無忖字忖度卽刌劇之叚借說文刌切也劇判也廣雅刌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刌節度忖度謂代爲判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瓜祭上環鄭注上環頭忖也釋文忖本又作刌切也是忖卽爲刌之譌古亦省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木

謂之劀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劀之今左傳作度是度即爲劀之證

趯趯毚兎遇犬獲之

補易林謙之益狡兎趯趯良犬逐作未濟之師同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文異而義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補易林師之乾一簧兩舌佞言諂語

喬樅謹案坤之夬作妄言謀訣並字之譌

彼何人斯

補班固叙傳彼何人斯○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

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何人斯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鄭注言人有所行當慙愧于天人也

喬樅謹案陸氏釋文所據毛詩本愧作媿字孔氏正義本作愧

巷伯

補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鄭注巷伯詩篇名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補詩氾麻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書正義○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云宋均曰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又曰惟南有箕載翕其舌是箕有舌象讒言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補禮記緇衣鄭注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喬樅謹案讒人毛詩作譖人齊詩文與韓同

補荀悅漢紀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

寺人孟子

補漢書馮奉世傳贊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補又司馬遷傳贊小雅巷伯之倫

補又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曰寺人孟子違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三

谷風

無木不萎

（補）禮記檀弓鄭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

蓼莪

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喬樅謹案陳忠疏言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引詩蓼莪云云此據齊詩之說與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忠於春秋偁公羊說亦齊學也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缾之罄矣又窒空也引詩缾之窒矣罄字作窒此

三家詩之異文磬古文作硜故罄字亦通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補大戴禮用兵篇詩云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辯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于兵革之詩也

喬樅謹案毛詩上一句無矣字

大東

補易林復之兌賦斂重數政爲民賊杼柚空虛去其家室否之豐晉之復同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云賦斂重而譚告通易林說與之合是齊魯義同

補漢書古今人表譚大夫次厲王世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補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杼柚其空 見上易林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杼柚將空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柚本又作軸攷說文杼機持緯者滕機持經者段氏注云淮南氾論訓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勝者

縢之假借字小雅杼柚其空縢卽軸也謂之[illegible]者

如車軸也俗作柚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補 詩汜厤樞日織女內正紀綱開元占經

喬樅謹案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成衣立紀

故齊制成文繡應天道

補 易林小過之比天女踞床不成文章

喬樅謹案大畜之益踞床作推床餘並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補易林大畜之益南箕無舌飯多沙糠小過之比同

四月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補易林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

東有開明

補大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開明

喬樅謹案開明毛詩作啟明爾雅作启明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篇云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啟从攴启聲教也明星義取于開依字當作启喬樅謂毛詩古文假啟為启字三家今文並當作启為正

孔氏廣森云大戴禮引詩作閒明或漢避孝景諱改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補 易林夬之解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事靡盬不得逍遙 鼎之困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補 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三家今文皆作普賓毛詩

作濱攷漢書王莽傳中引此詩四句字作賓又白虎通封公侯篇及喪服篇兩引此詩亦作賓蓋齊魯文並不從水旁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補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喬樅謹案此所引詩蓋齊詩故傳之文也以賢為勞與孟子書及毛公義合鄭君詩箋趙邠卿孟子注並以賢為賢才從魯詩之訓也

或棲遲偃仰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補 易林井之大有大輿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失家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今據易林言皇父司徒使君失家則齊詩之說或以此詩爲刺厲王時也

小明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補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

喬樅謹案詩箋訓穀爲善言用善人則必用女是
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記注用齊說與詩
箋義異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

補大戴禮勸學篇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禮記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補春秋繁露祭義篇詩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

者不得稱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引詩作毋常安息毋無古通漢人避孝文諱故改恆之字曰常也靖韓詩作靜恭毛詩作共此引詩作靜共蓋後人轉寫亂之耳

鼓鍾

【補】尙書中候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詩正義〕

喬樅謹案中候多齊詩說如擿雒戒言剡者配姬

以放買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卵娀簡拾呑生契封商稷起言耆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含鼓鍾之詩毛叙以爲刺幽王鄭注中候云昭王時者鄭時未見毛詩據齊詩爲說也

淑人君子

補漢書傳贊淑人君子 馮奉世傳 又循吏傳

以雅以南

補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

喬樅謹案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鄭君注亦引

此詩以雅以南二語爲證正義引白虎通云樂元語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詩正義亦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其實一也

補 後漢書陳忠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李賢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陳解傳

喬樅謹案陳忠說與白虎通畧同惟彼文朱離作朝離韎作昧爲異攷尙書大傳言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朱卽株之省文陳忠

謚述引齊詩故傳語以證此詩之南即四夷之樂

所謂任者是也

楚茨

楚楚者茨

補 禮記玉藻鄭注 茨齊當爲楚薺之薺

蒺藜謹案楚薺是齊詩之文魯作賷毛作茨韓詩

文與毛同

我埶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補 易林乾之師 倉盈庾億宜種黍稷年豐歲熟民人安

息 比之師坤之恆同意略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王氏念孫曰易林言倉盈庾億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云意滿也方言臆滿也郭璞注愊臆氣滿也漢書賈誼傳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意臆並與億同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盈與逞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詩言我庾惟億猶云旣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補】易林乾之旅薦栗犧牲敬享鬼神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獻酬交錯

【補】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補】禮記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喬樅謹案詩箋以笑語卒獲爲古者於旅也語與記注義異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補 易林臨之蒙白茅醴酒靈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補 易林乾之旅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信南山

補 易林比之需黍稷醇醴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降黎庶蕃殖獨蒙福祉

喬樅謹案觀之坎後二語作獨蒙福力時災不至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

之祜

補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祖曾孫壽考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補鹽鐵論散學篇郊祭之牛食養蕃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甫田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

其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或耘或耔釋文云耘或作芸案周禮甸師疏亦作或芸或芓通典芓作耔說文耔雝禾本从禾子聲集韻引沈重云耔壅禾根也通作芓儗儗毛詩作薿薿白帖引作嶷亦三家之異文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補 漢書郊祀志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

大田之慶

〔補〕易林復之師京庾積倉黍稷以與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

〔補〕易林坤之萃螟蟲爲賊害我五穀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漢書食貨志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案毛詩釋文云有渰漢書作黤今漢書同毛作渰據

厚齋詩攷載食貨志已作湆字則王氏所引非漢書善本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又詩釋文云興雨如字或作興雲非也盧氏文弨云案顏介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而陸氏釋文從之逮明誠金石錄載無極山碑有曰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前本皆作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諸書皆可廢乎喬樅謂靈臺詩約舉詩詞耳如以證此詩興雲爲興雨之誤則亦將以上句習習和

風證詩谷風爲和風之誤耶況班撰食貨志引詩
作興雲祁祁尤足爲顯證顏氏疎於攷據而陸孔
從之過矣

補 鹽鐵論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
時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
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
興雨祁祁

喬樅謹案桓次公用齊詩引大田文當與食貨志
同今本黤作渰淒淒作萋萋興雲作興雨皆後人
轉寫依毛詩改字耳

補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喬樅謹案左雄用齊詩今本後漢書雄疏引詩文與齊異亦出後人所改也

漢書蕭望之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補禮記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鄭注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為利

補儀禮聘禮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

補春秋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補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來方禋祀

補禮記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

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

補 漢書王莽傳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

桑扈

君子樂胥

補 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

補 漢書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

福來求○箋云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謂罰爵徒觩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訏不踞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傚謂傲倖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傲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喬樅謹案匪傚毛詩作彼交臧氏琳云交爲絞之省絞傚古通當從仲援說盧氏文弨云案左氏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匪敖匪亦有彼義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預云匪彼也喬樅謂漢志據齊詩故文與毛異詩箋云彼　者也賢人與人交必以禮亦與漢書

注解不同鄭君蓋述毛詩之義

鴛鴦

君子萬年

補 易林隨之遯君子萬年

頍弁

有頍者弁

補 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為頍

喬樅謹案續漢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毛傳云頍弁貌則不以頍爲𦈢名其說與此異

車舝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注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今毛詩行止不作之字與陸所見本異

補鹽鐵論執務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

不遠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補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人

喬樅謹案藩毛詩作樊傳云樊藩也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龔遂引詩作至于藩史記滑稽傳藩作蕃皆三家之異文困學紀聞云哀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剌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喬樅謂此三家之說未可厚非賓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又作抑戒以自儆其詩並列二雅則於魏武公信讒之刺列諸小雅又何嫌焉

補 又離之解青蠅分白貞孝被逐

補 又革之解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

陳說同之

補 又豐之咸腐臭何在青蠅集聚變白爲黑敗亂邦國

補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詩歎青蠅

經 詩罔極交亂四國

補 漢書叙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

賓之初筵

補 易林大壯之家人舉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酗拔劍斫怒武侯作悔

喬樅謹案此詩毛詩敘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敘則云衛武公悔過也今據易林武侯作悔是齊詩之說亦與韓同

肴覈惟旅

補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之林藪○李善引蔡邕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詩曰肴覈惟旅

喬樅謹案孟堅所用是齊詩之文伯喈所引是齊

詩之句然則知齊魯詩同作有發矣一本詩云有

善曰二字非也毛詩作殽核與齊魯文異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補漢書吾邱壽王傳天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言貴中也

喬樅謹案吾邱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其稱詩

亦當爲齊學也此章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

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

與今據吾邱壽王說明以此詩爲大射之禮知鄭

箋云云蓋從齊詩之義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補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鄭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爾或作介

側弁之俄

補易林井之師側弁醉客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補儀禮鄉射禮鄭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助之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與記注義異然立監史以察儀法正欲防飲酒之失禮者也記注之義於詩意爲合馬瑞辰曰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御史卽詩所謂或佐之史是也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云式物從謂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

而勉以愼言之詞也

魚藻

魚在在藻

補 班固東都賦發蘋藻以潛魚○李賢注詩小雅曰魚在在藻

采菽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

補 儀禮覲禮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補】易林復之家人萬福攸同可以安處大畜之大壯同

【補】易林坤之困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角弓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補】禮記坊記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鄭注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補】禮記坊記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鄭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遞相怨責得祿

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補易林升之蠱商子無良相怨一方引鬥交爭咎以自

當

喬樅謹案據易林言商子無良云云則詩所謂受

爵不讓以至于亡者蓋指商子而言也

老馬反爲駒

補易林家人之小過老馬爲駒

毋教猱升木

補易林泰之蠱緻捷勁疾如猿升木

都人士

喬樅謹案禮記緇衣載都人士首章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左傳襄公十四年引詩行歸于周二語服虔注曰逸詩也賈子新書等齊篇云狐裘黄裳萬民之望卽用禮記緇衣文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野人之服也

補班固西都賦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垂帶如厲

補禮記內則鄭注詩云垂帶如厲

喬樅謹案此齊詩文也毛詩如字作而鄭君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蓋據齊詩爲說內則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攷說文云裂繒餘也帶以繒爲之垂其餘以爲飾故詩言如裂耳

采綠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補後漢劉瑜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歎仲尼所録

喬樅謹案後漢書言瑜少通經學尤善圖讖天文厤算之術其所習詩當爲齊學攷周官九嬪注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鄭君引孔子云云出孝經援神契文

緯書多用齊詩瑜所謂天地之性陰陽正紀卽援神契天明地理及陰契制之義說本齊詩無疑也鄭君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然據王度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則五日之御亦可通乎天子內則所言妾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承上文大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此則據妾而言並非專指諸侯之制疑又當通乎大夫以下也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王肅以爲大夫以下之制箋以

五日六日謂五月六月之日義與毛異

隰桑

心乎愛矣遐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補禮記表記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注遐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喬樅謹案遐毛詩作遐傳訓爲遠與齊詩說異鄭君箋詩訓謂爲勤亦與記注解殊攷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卽引此詩爲證與表記言事君欲諫不欲陳亦引此詩同意皆以謂爲忠告之善是齊詩之說所本也

緡蠻

緡蠻黃鳥止于邱隅

補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〇鄭注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

喬樅謹案緡蠻毛詩作綿蠻魯韓文皆與毛同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漢書天文志月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喬樅謹案文選七命注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離于畢者雨與天文志說同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孔氏詩正義以爲推此而往南宮

好賜北宮好煥中宮、是由己所克而得

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苕之華

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補易林中孚之訟牂羊羵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

喬樅謹案羵首毛作墳首文與齊異又毛詩在罶釋文云本又作霤按作霤者三家之今文毛傳訓罶爲曲梁則文不得作霤也霤謂屋霤三星在霤猶唐風綢繆云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據時所見爲

言耳

何草不黃

何草不玄

補 易林蒙卦何草不黃至末盡玄室家分離悲愁於心

喬樅謹案詩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正義曰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考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

孫炎之言謬矣胡承珙曰據易林云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則焦氏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初春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元也喬樅謂焦氏易林用齊詩孫注爾雅用魯詩魯齊說同以草元爲秋冬之候義與毛異蓋各守其師說也